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段文新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四

禮器第十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此於别録屬制度

通論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　又曰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方氏慤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而已道散而為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　陳氏澔曰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　莬氏城曰器易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之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

有禮則外諧而内無怨故物無不懐仁鬼神饗德措七路反

又作厝箭節見反筠于貧反貫古亂反柯古何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人情以為田修禮以耕之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釋猶去也回邪僻也質猶性也措置也箭篠也端本也竹箭松柏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韌於外或和澤於内用此不變易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外諧内無怨人協服也懐歸也　孔氏穎達

曰此一節論禮能使人成器則於外物無不備既得成器又能備足是盛德也釋回以下用禮為器以耕人情之事筠是竹外青皮人之備德由於有禮如竹箭四時葱翠由外有筠也人經夷險不變其德如松柏陵寒鬱茂由其內心貞和也貫經也外諧內無怨者言君子內外俱美故能與一切物相諧與人無怨也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物既懷仁故神亦饗德也　張子曰禮器言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

者言不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謂未行者皆正也施則行是利用也必大備乃利用釋回增美質此閑邪而存其誠也　方氏慤曰人稟五行之秀氣則其質未始不美也然或不美者蔽於回邪以損之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然禮之於人豈能予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以增之耳　陳氏澔曰以禮為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

褱器者各適其用之意言先王制禮於身則飲食言

語服飾威儀於人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賓客於事則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於地則閨閫鄉黨宗廟朝廷其厚薄崇卑內外大小莫不各適其用成器如是則大備矣此聖人盡性以盡人性盡物性之盛德也美質謂忠信天之生人有善無惡故質無不美者惟物欲之回邪日蒙其上而性之質以漓禮也者所以釋去其回邪而又使之無過不及以增其美質故措之身則身正如松柏之有心禮即其心也施之事則事

行如竹箭之有筠禮又其筠也禮之備美如此故君子有禮外則國可治内則家可齊明而物懐其仁幽而神饗其徳學禮如是則聖人之盛徳亦庶幾之矣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必外内具也　孔氏穎達曰忠者内盡於心信者外不欺於物内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禮雖用忠信為本而又須

義理為飾得理合宜是其文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下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為禮之本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衆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為禮之文也

案此一節總提其綱忠信本也松柏之心也所謂美質也義理之文竹箭之筠也以增美質而釋回不待言矣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鬼神所祀事有德也孔疏鬼神是有德之人死乃祀為鬼神禮合人心故得順鬼神天時地利人官物曲言皆有異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孔疏若寒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謂非

此地所生孔疏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不順其鄉之所有謂之不知禮也　孔氏穎達曰忠信為本易見而義理為文難覩故此以下廣説義理為文之事合天時即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為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鬼神助天地為化祀之必順不濫逆也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天之四時各有所生若春薦韭卵夏薦麥魚是也地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官

有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若麴蘖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瑟言皆有異也　方氏慤曰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祀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為簠簋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為籩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設於地財者也天高故燔柴於壇

地深故瘞埋於坎魂歸于天故焫蕭以求陽魄歸于地故祼鬯以求陰此禮所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别故制為冠昏之禮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為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為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為燕饗之禮此則合於人心者也火田不於昆蟲未蟄之時罻羅必在鳩化為鷹之後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則理萬物者也　徐氏師曾曰以天所不生地所不

養之物而行禮則逆天時反地財君子不以為禮而鬼神亦不饗之矣如魚鼈水物也而居山者用之鹿豕山物也而居澤者用之此則地所不養而用之者非所謂設於地財矣故君子謂之不知禮鬼神豈肯饗之乎言地財則天與人物可知

案此承上義理之文言禮必用物而所用之物必因天所生地所養乃合於人心順於鬼神而萬物各得其理也此曷故哉蓋天時之有生地理之有宜與人

官之有能物曲之有利俱有一定而不能相通者故必因天所生地所養之物乃合人心而君子以為知禮亦順鬼神而鬼神饗之也不然用非其物則君子直謂之不知禮矣

通論劉氏彝曰禮以致其敬為本不求物之難得也故順天時之所生宜地理之所養從風土之所能隨物曲之所利汙尊翫爵凷桴土鼓苟竭其誠上帝可饗也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狹音洽上下之上時掌反殺色戒反徐所例反匡音恇又丘往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大倫謂貢賦之常差薄厚用年之豐凶也殺謂穀不熟匡猶恐也節言用之有節也　孔氏穎達曰經法也倫猶例也制禮先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為大法又宜隨地廣狹為貢賦之差又須隨時省斂衆之

不恐並由君上制禮有節故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則王制所謂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者是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則王制所謂用地小大是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視年之豐耗是也　方氏慤曰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正謂是也　應氏鏞曰定國猶立國也總千七百國之所出而受其九貢

九賦之所入此其一定之數所以為天下之大計而禮之大經亦定矣天秩五禮其常而不變者皆經也至於大國貢重列國貢輕損用二簋萃用大牲其廣狹隨地所出厚薄隨天所生則有不定者焉所謂倫也年有上有下此在天之天也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此在我之天也上謹於制節則所約者一己所裕者一國矣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

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禮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稱尺證反後皆同革紀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時言受命改制度也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孔疏並爾雅釋言釋詁文王改作者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

此為孝也倫之言順也體天地人之別體也孔疏神是天之別體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兼云天者社稷山川雖形屬地精靈上通於天也義之言宜人道之宜也足猶得也稱稱牲體之大小而為俎官指助祭者而言百喻衆也孔疏大夫士無田則薦以羔豚無田則無助祭者故曰喻衆孔氏穎達曰因上制禮得節故以下諸事皆由禮洽天時也揖讓干戈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為大雖合天時又須順序既時且順又須小大各有體別雖有體別又須行之各當其宜稱猶足也行禮須

各自稱足也下又釋上文堯舜授人湯武救民皆時使之然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文王改作豐邑亦時使之然也今詩本草作棘猶作欲聿作遹　葉氏適曰聖人於天下之所未嘗有者獨以身先或授受或誅伐皆能措斯人於安治所謂時也天未明地未察宗廟未嚴父子未親君臣未從待禮而定所謂倫也其於社稷山川鬼神也有所則象而報事焉專為門霤廣為蜡臘無不在矣所謂體也喪祭用焉賓

容交焉所謂義也寡不必不足多不必有餘諸侯大夫各守其分所謂稱也　方氏慤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

案時變動而不居非後天奉天者不能及故時為大順體宜稱則循理守法者可能故遞次之堯舜禪讓湯武征誅皆以奉天而引聿追來孝之詩者王者為天之子所謂事天如事親也郊社禘嘗孝慈仁敬先

後有自然之序故曰倫社稷山川諸鬼神尊卑有定故曰體喪凶祭吉各有其用大賓小客各有其交必當於義故曰宜羔豚舉其小大牢舉其大即祭之用牲以明各有所稱下又推廣言之以明禮之無往非稱也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

闍者謂之臺孔疏兩邊築闍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闍者謂之臺爾雅釋宮文　案臺門門兩旁築土為臺其中闕然故謂之闕臺上懸象以觀示人巍然而高故謂之象魏又謂之兩觀　孔氏穎達曰此還明上經稱次之事也諸侯有保土之重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圭五等玉也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玉為瑞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於羣后是也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故藏文仲居蔡為僭卿大夫不得執玉故不得藏圭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為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

者結上得不得各有所稱也

存疑　鄭氏康成曰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

易曰十朋之龜孔疏古者貨貝以貝為貨若今之用錢為貨也貝有五種案食貨志王莽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一朋直二百十六文壯貝三寸六分以上朋直五十文幺貝二寸四分以上朋直三十文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十文各以二枚為一朋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枚直三文是為貨貝五品又以龜為寶易損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龜鄭注引爾雅云一曰神龜四靈之一二曰靈龜天龜也三曰攝龜地與四方之龜也四曰寶龜所謂青黑緣者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食貨志云元龜尺二寸直比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比壯

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比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比小貝十朋　案此則文龜諸侯得用之大夫即卜亦用筮龜以下耳

孔氏穎達曰此云家不寶龜案三正記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者彼謂卜龜士亦有龜故士喪禮卜宅是也案大夫不能無卜而藏龜則僭故歷原卜居往就大卜鄭詹尹而所用之龜亦非寶龜也大夫如此士更可知龜亦可以為幣故旅幣無方龜為前列非寶龜外又有幣龜也

案中言義理有此五者而末於稱重言之見稱之尤不可少以起下章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介音戒後皆同俗讀古賀反非重直龍反下同翣所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孔疏以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皆是食饗大禮明天子諸侯亦是大禮故云朔食及相

食也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孔疏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公侯之豆亦設於堂上可知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則凡致饔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孔疏此證上大夫八豆公食大夫禮亦有八豆之文必引聘禮者以聘禮是致饔餼禮欲見食與饔餼堂上豆數同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孔疏皆周禮掌客文其陳於堂上及東西夾此鄭以意量之也陳氏祥道曰禮器之豆數用數也掌客

之豆數陳數也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孔疏今言七擧中言之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孔疏大行人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故卿大夫五介五牢亦擧中言之也其介數得各下其君二等君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今言五牢者惟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其餘牢禮則否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孔疏古者槨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槨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槨之上所以抗載

於土 窆儀禮言器方陳時茵在後若用則先茵以藉棺既下棺乃於上加抗木加席皆以覆棺也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横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横三此士禮之一重者孔疏證此經葬重之義也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三横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茵者藉棺外下綼用淺色緇布為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為囊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綼也而縮二横三每為一重也以此差之上公四重孔疏豆數及棺之重數上公與諸侯不同今諸侯既三明上公四重也孔氏穎達曰天子誠深孝篤故立廟以多世為稱諸侯大夫德

轉薄故廟少為稱士一廟據下士為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天子豆二十有六者尊者宜備味也皇氏曰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此云二十六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諸公上公也諸侯侯伯子男也十六十二謂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上下大夫或八或六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介副也牢大牢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也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為賓客之事也諸侯之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尊

者須溫厚故多重乃稱也葬五重者尊者宜堅固故多重也八翣者尊宜多鄣蔽以稱之也三重六翣者五等同也卑於王故鄣蔽少再重四翣者大夫又卑故從而少飾也此以多為貴者結上文也　陳氏祥道曰多少者禮之數大小高下者禮之度文素者禮之容是雖所設之不同皆緣情以制宜隨宜以為貴以求其稱而已其言以多為貴則先之以廟而繼之豆介牢席者先神後人之序也由豆介牢席而繼之

以葬者養生送死之序也　方氏慤曰諸侯牢介謂朝天子之禮卿大夫牢介謂諸侯使聘天子之禮止言諸侯之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兼卿可知凡此尊者多而卑者少故曰以多為貴　許氏曰廟祧之設非特以誠深孝篤獨隆於天子也蓋以天下有王尊祖親禰之道當如是也堂上正羞非以備味多品獨宜於天子也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牢介與數席重異宜與葬月之或

七或五抗茵柳翣之數五與三八與六天子諸侯之儀其間不能以寸聖人乃惓惓致意焉蓋以為明嫌表微舍是無以自見也

通論陸氏佃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者此與自公以下雖有加豆羞豆不數方隆天子以多為貴故也亦其加豆羞豆有降殺春秋傳曰楚子入饗於鄭加籩豆六品是也又聘禮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籩豆非饗

蓋少諸公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茆菹麇臡公食大夫宰夫自東房薦豆六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是也以差次推之饋食之豆四既夕禮脾析蠯醢葵菹蠃醢是也下士饋食之豆二冠禮喪禮特牲饋食葵菹蠃醢士籩有栗脯而已

餘論許氏曰死生終始之際聖人嚴焉況至尊至貴而可忽於此乎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必誠必信而庸

有悔焉質之周制含襚幣玉小宰受之鄉遂紼引司徒治之大喪殯葬必以大臣涖之者所以示天下之嚴且重也矧夫未殯之始復之用衣裳也薦之用卷也寒之用槃冰也枕之用角枕楔之用角柶也歛之用圭璋琥璜璧琮也必七日而殯焉及其葬也水兕之周於杝梓也蔽龍之加於椁幬也窀之用窆器也葬之用鸞車象輅也必七月而葬焉蓋欲誠信乎此也

辨正孔氏頴達曰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韭菹醓醢六豆設於醬東是正羞也將食正羞庶羞設於稻南膷臐膮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是庶羞與正羞别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為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為正羞故熊氏以為正羞醓醢百二十甕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為陳列皇氏以為庶羞其義非也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故燕

禮注云重席重蒲筵是也若餘經雖異席亦稱重則此經是也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楕重別也　陸氏佃曰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篾席敷重筍席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席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則别散文則通筵或謂之席席亦或謂之筵也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

加席則筵葢重爾公食大夫禮曰蒲席常緇布純加
萑席尋玄帛純萑席葢亦單設大射儀曰司宫兼卷
重席設於賔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謂之
重席則無異席可知而鄭氏謂公食大夫孤為賔則
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是不知司几筵加繅席重
設主諸侯三重席言之公食大夫加萑席主大夫再
重言之萑席單設而已葢如是而知諸侯之席三重
大夫再重也又曰凡翣天子戴璧諸侯戴圭葢首戴

玉非大夫以下事也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犢音獨本亦作特朝直遥反下同灌古亂反鬯丑亮反脯音甫醢音海繁步干反琥音虎璜音黄單音丹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孔疏為賓用介天子以天

下為家既不為賓客故無介也灌獻也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農工商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孔疏殷猶質以木為車乘以祭天謂之大路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前繁鵠纓圭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孔疏聘禮曰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相見及朝天子亦無束帛是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孔疏琥璜非爵名故知是送爵案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饔以酬幣又致食以侑幣則諸侯於聘賓惟用束帛乘馬皆不用

玉令璲瓚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諸侯自相酬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

孔氏頴達曰祭天特牲者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牲也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廵狩諸侯奉膳亦止用牛而已諸侯相朝謂五等諸侯自相朝也天子祭天不用鬱鬯諸侯膳天子亦無鬱鬯而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案司儀職云凡諸公相為賓將幣畢云儐亦如之鄭云儐謂以鬱鬯

禮賓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須味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飡也尊者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飡輒告飽待勸之乃更飡諸侯再食而告飽大夫士德轉少告轉疏故少牢特牲皆三飯告飽也食力者代耕力作以得食以飽為度不須告勸故飡無數也繁馬腹帶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則一成大路車既朴素故馬亦少飾止

一就也次路殷之第三路供卑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就鄭注郊特牲以此云七為誤圭璋玉中之貴也特謂不用他物媲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不特達附爵乃通鬼神單席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温故也諸侯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也大夫則君人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也凡此尊者少而卑者多故曰以少為貴也　陳氏祥

道曰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而已

通論陸氏佃曰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祀神之牛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騂犢於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於天用蒼地用黄各

象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享牛而已灌以為禮而已
未有籩豆之薦故周官籩人掌四籩自朝事而下
餘論孔氏頴達曰天子無介其實餘事亦有介故圭
人共介圭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圭也案大行人云
上公三禮再祼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用鬱鬯
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據以少為貴諸侯於天子無鬱
鬯諸侯相朝則設鬱鬯欲見卑者禮多故也案儀禮
特牲有九飯少牢十一飯鄭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

五飯此云一飯再飯與彼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之數也大夫士之下惟有工商農故知食力是工商農也若對文言之則庶人食力故晉語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也　周氏諝曰饗至於酬爵則禮成矣圭璋春夏迎氣之玉有生物之意琥璜秋冬迎氣之玉有成物之意有生物之意故不待禮成而特達於天子有成物之意故必待禮成然後附爵而通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

辨正 方氏慤曰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為大多者為次周則以多為貴焉故玉路十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彼所謂五就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且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三以至五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三矣 徐氏師曾曰圭璋瑑圭璋也長八寸圭以享王璋以享后二王之後所用雖曰圭以

馬璋以皮然皮馬不上堂是獨用也陳可大以圭璋為朝王后之玉不如諸侯朝用命圭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非圭璋也琥璜玉之卑者爵酒器也子男享諸侯用琥璜必待送酬爵之時獻繡若黼而將之不特達也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以為溫煖故單席黃叔暘乃謂此王席非鬼神而引周禮以證之然周禮王席三重祀先王酢席亦如之則非單席明矣

案周禮求牛或以為求得即用即索牛也或以為繹

祭之牛舊說郊特牲謂祭天一牛以半燔柴以半正祭陸謂用兩牛夫牛人凡祭祀三字所包者廣廟祭則以求牛為繹祭之牛可也若郊祭則以享牛為正祭之牛此特牲是也求牛為燔柴所實牲體之牛求牛用而不卜享牛卜而後用必無一牛而可兩半用者舊說未確陸說自明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量音亮皿命景反

正義方氏慤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弓斗房皆謂之大此器皿以大為貴也尊者之棺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椁則周於棺此棺椁以大為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為貴也量言所容度言所至互相備也車旂之屬謂之器不可謂之皿籩豆之屬謂之皿亦可謂之器積土言之曰丘度土言之曰封丘必高封則不必高

也
案今本此節注疏皆闕伏生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
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皆三分其廣以二為内考工
記言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宗廟路
寢同制則宮室之量可知器皿則未聞棺椁丘封詳
喪記月令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
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

此以小為貴也散悉旦反觶支豉反缶方有反甒音武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孔疏皆韓詩說文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孔疏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孔疏漢禮器制度文也此瓦甒即燕禮公尊瓦大也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貳用缶孔疏今以小為貴近者小則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於壺矣易坎卦六四爻辭

孔氏穎達曰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天子諸侯及大夫

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畧不具

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下大夫也崔氏云特牲少牢

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

飲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

也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

君尊謂子男尊也瓦甒云君尊則壺缶但飲諸臣也

不云內外則陳之於堂人君面尊專惠也　方氏慤

曰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

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皇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爾故以體言之

通論孔氏穎達曰今韓詩說爵盡也足也觚寡也飲當寡少觶適也飲當自適也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

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以餙不得名

觴　陸氏佃曰燕禮司宫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豈

所謂門内壺者邪公尊瓦大在尊南南上豈所謂尊

瓦甒者邪士旅食於門西兩圜壺豈所謂門外缶者

邪圜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辯正陸氏佃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

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觶卑

者舉角者凡妥尸天子舉斝諸侯舉角則卿舉觶大

夫舉角與若特牲饋食酳尸以角旅酬更以觶與此不同者葢卑者以大為貴然則此經所言葢天子諸侯之儀也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正義方氏慤曰天子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為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或以七或以五或以三焉凡此皆以高為貴也

存疑周氏諝曰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也周之上公以九為節則天子堂以十二為節也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門以五諸侯門以三乃其别也

辨正孔氏頴達曰天子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髙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

案階以一尺為一級孔疏足正周氏之違臺門惟在雉門但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内闕一觀為别耳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壇大丹反棜於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耳孔疏棜是轝名既夕禮云設棜於東堂下注棜今之轝也制如今大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轝之棜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為棜耳故少牢司宫尊兩甒於房戸之閒同棜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為棜也大夫用斯禁士用禁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孔氏穎達曰

初則燔柴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

周法也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也　又曰斯禁者斯去其禁司尊彝鬱鬯之尊用舟以承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　方氏慤曰有足為禁無足為棜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此主以下為貴於大夫用棜至斯禁則又下矣故天子諸侯之尊如此

通論孔氏穎達曰案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則斯禁也案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案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是亦士禮而云棜禁在東序者鄭注云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　方氏慤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下言至敬無文是也壇待人為高非體之自然也故埽除其地以致其潔也郊特牲所謂埽地而祭於其質

也是矣　陳氏祥道曰牀雖差異於禁而鄉飲酒禮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罍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有害物之災舟善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為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此天下所以無彜酒之過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

辨正陳氏祥道曰周官小宗伯之職言兆五帝四望四類又言兆山川丘陵墳衍不言兆昊天蓋有兆域則有壇無兆域則不壇不壇於外所以示其至敬於内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緑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黼音甫黻音弗纁許云反藻本又作璪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祭冕服也 孔氏穎達曰人君

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衮諸侯以下文稍少也十二謂旒數也　陳氏祥道曰此經主以文為貴故於天子不言大裘曰龍衮而已諸侯德貴乎能斷故言黼卿大夫德貴乎能辨故舉黻士之服止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天子至士皆玄衣裳閒色天子至士皆纁裳所異者特繡繢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存疑孔氏頴達曰周家旒數隨命數士但爵弁無旒

此亦似夏殷禮

辨正熊氏安生曰周諸侯九章七章其中有黼孤希冕而下其中有黻詩采菽篇云玄衮及黼終南篇云黻衣繡裳特言黼黻即周法無嫌　方氏慤曰言朱綠與言君朱綠帶同義

紫天子上士玄冕則三旒孔謂士爵弁無旒未然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琢字

又作琢大轉反大羹之大音泰和胡臥反越音活犧鄭素何反今如字羃莫歷反樿章善反又市戰反杓市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為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羃或作幕樿木白理也　孔氏穎達曰至敬謂敬之至極祭天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謂父之族黨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尚質故無琢桓蒲之文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

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大路殷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質素故素車蒲席疏麤也鼏覆也冪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疏布天地之神尚質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

陸氏佃曰凡木不飾為樿樿櫛樿杓是也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杓加飾矣　陳氏祥道曰至敬無文篤於誠也父黨無容篤於愛也以不琢而謂之大圭則羹不和謂之大羹路不飾謂之大路以其道之所

寓而非功之所致也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家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冪唯尊而已　陳氏澔曰大羹大古之羹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
存疑孔氏穎達曰犧尊先儒云刻尊為犧牛之形鄭云畫尊為鳳羽婆娑然樿杓鄭注周禮祭天爵用白木不用玉也　陳氏澔曰杓沃盥之具
案周禮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

彛疏云祭天無祼惟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是祭天惟用八尊故惟疏布幂賈疏祭天亦有秬鬯之彛以疏布幂宗廟亦有八尊以畫布幂是辨文素但在幂也郊特牲云器用陶匏者盖尊用陶爵用匏也彛尊皆盛酒器灌取彛中鬱鬯之酒實之於瓚而灌之若王用圭瓚后用璋瓚是已獻取尊中五齊之酒實之於爵若王用玉爵后用瑤爵是已其於祭天而盛以瓦尊獻以匏爵又何疑焉犧尊之制惟聶崇義畫牛

尊腹之圖近之先鄭云飾以翠羽後鄭讀莎畫為鳳羽王氏肅云刻為獸形阮諶圖畫為牛象南史盜發齊景公墓得二犧尊分其首以受酒合之為全牛此皆未足據者也樿杓孔疏不用玉爵是以樿為爵非杓矣且與匏爵有違陳謂沃盥之具與上不類惟陸說近之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殺所戒反又所例反下而殺同稱尺證反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省察也不同言異也　孔氏頴達曰引孔子語證上諸事禮既所趣不同不察則禮道無由可知不豐者應少不可多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　陳氏澔曰禮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為善

案此一章承上禮之稱而詳言之蓋能稱則歸於順合於體協於宜雖未及時之化而亦不背於時矣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

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翻況矩反樂五孝反致直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翻猶普也徧也發猶見也樂多其外見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也致致密也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其德少其牲物致誠慤也　孔氏穎達曰外心謂

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德發揚詡萬物以下解心在外義言宜發揚其德普徧萬物也大理物博者言理萬物之事廣博如此故樂得其禮迹發見於外也內心謂不使外迹章著也德產之致也精微以下解心在內義既無物可稱則宜少外多內也是其外迹豈得不貴少乎　方氏慤曰心一而已以示禮於外故有外心體禮於內故有內心　馬氏晞孟曰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

素在其中樂其發者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愼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

存疑孔氏穎達曰王者居四海之上宜為四海所畏服故禮須自厚顯德於外亦以接物君子則天子也一云識禮道者

案外心心見乎外所謂英華發外也内心心主乎中所謂美在其中也天地之德發揚於外生物之理盛大有以鼓動萬物而物之生者博所謂顯諸仁然其

所以致此則甚精微而不可見所謂藏諸用也君子知不備物不足以稱天地發揚之德即備物亦不足稱天地精微之德故樂其發則禮之周流洋溢與天地之發揚同用慎其獨則禮之收斂謹密與天地之精微同體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内外之殊而總之一心所以或用多或用少歸於稱而已或謂貴多是季秋大饗貴少是冬至圜丘或謂貴多是制禮主於備物貴少是行禮主於存誠季秋冬至分多少無據且

豈有制之者豐而行之者嗇乎盖此心字固屬君子之心然推而上之即可見天地之心鄭氏以德字屬天地此正度越諸儒處特以內心為祭天少其牲物於義不該然亦舉其禮之最大者以見義耳不當舉此為詬厲也至孔氏以外心專屬王者豈王者以備物自厚遂能使四海畏服乎義尤謬矣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樂音洛

正義孔氏穎達曰内之為尊者解内心内極敬慎而至理為尊也外之為樂者解外心接物須廣大故外極繁富而事可樂也極心於内故内以少為貴極禮迹於表故外以多為美也是故先王制禮多少乃異而以有稱為禮也　陳氏澔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

案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内外多少自合其宜所謂聲為律身為度也由此制禮以理萬物其多少皆可

為萬世則而人曰此先王之禮不可多不可寡矣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大音

泰匹士王本作匹熊本作正攘如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謂大夫以上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説禮既須稱中則得禮僭則盜竊諸侯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　案少牢此諸侯之大夫禮若天子之大夫常祭亦大牢　匹士士也　庾氏曰士微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白虎通云匹偶也與其妻偶故云匹夫匹婦　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

牢　馬氏睎孟曰天子諸侯卿大夫位尊其禮可以致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大牢而祭謂之禮也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陳氏澔曰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鏤力豆反簋音軌紘音宏棁章悅反依字當作棳

正義鄭氏康成曰濫亦盜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孔疏案少牢敦皆南首鄭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器象龜周之禮飾器

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也龜蓋聲相近故知刻為龜也 諸侯飾以象 孔疏燕禮有象觚

天子飾以玉 孔疏案周禮九嬪云贊玉齍玉府云共王之服玉 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 孔疏此祭義文 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 孔疏案士冠禮緇組紘纁邊是士也天子諸侯用純大夫當雜故宜與士同也 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 孔疏此釋宮文 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 孔疏此禮緯含文嘉文達棱謂斲為四棱以達兩端首本斲去末之首本令細與屋頭相應 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 孔疏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云大夫斲之士斲本與此小異大意畧同 無畫山藻之禮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奢而

失禮之事簋黍稷器也紘用組為之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為纓鏤簋朱紘是天子之飾而管仲僭為之山節刻柱頭為斗栱形如山也藻棁者謂畫梁上侏儒柱為藻文也此天子廟飾而管仲僭為之也　方氏慤曰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也雜記所謂難為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澣又作浣戶管反濯直角反朝直遙反隘本又作阨於賣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孔疏與無田之士同無田大夫猶用羔羊也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言二大夫皆非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儉而不中禮非稱之事大夫祭用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又過小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也　方氏慤曰隘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所謂難為下者以此

通論陳氏澔曰上言不豐不殺此舉管晏之事以明之管仲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者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正義鄭氏康成曰紀絲縷之數有紀我我知禮者也孔疏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光故也克勝也　孔氏穎達曰戰克祭受福者又引郊特牲語結稱也蓋得其道者不多不少隨而稱當解所以戰勝而祭受福也　方氏慤

曰紀一定則衆目各有條理故紀散而衆亂此君子之行禮所以不可不慎也祭義曰致物用以立民紀是矣順以使衆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無戰事而言戰者以郊特牲二句相連故合引之也且彼因祭之田獵而教戰選兵祭有戰事

案君子樂其發而分未嘗不嚴故多不濫君子慎其獨而禮未嘗不盡故少不隘若管仲之濫不免於攘

即平仲之隘亦未合於禮夫禮之多少大小高下文質皆以示民有常上失其義理則禮無文而不行矣何以使外諧而内無怨哉家語我戰則克與上不豊不殺相屬又有故曰字鄭孔以為非孔子自我是也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麾毁皮反蚤音早葆音保又保毛反本又作保正義鄭氏康成曰祈求也祭祀不為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

快也齊人所善曰麾葆大謂器幣葆之言褒也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孔疏案桓三年齊侯使仲年來聘致夫人於時公取文姜三月廟見故也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孔疏人年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埽地而祭禰並是有為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不貴肥大美多品禮之義有以小少為貴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祭祀之事依禮而行不樂華美也祭以存親耳非謂就親祈福報周禮六祈非禮之常也蚤謂先時也孝子感霜露悽心而思親思親而宜祭不以

霜露未至而先時早設為快也 案不祈不麾蚤凡祭皆然不專指宗廟

祼者褒也褒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

常宜幣通丈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為之

也嘉事冠昏也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所

宜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品味宜有其定不以多

為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多也

通論方氏慤曰祭祀不祈無私禱也有所祈凡以為

民而已若噫嘻之祈上帝載芟之祈社稷不麾蚤者

不先時也周官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祭義言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非不先時也蓋慮事具物不可以不先時及其行事則貴其時而已故經言祭則觀其敬而時也左傳言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曲禮言犧牛肥牛則牲非不肥大也為其禮苟不至徒及肥大則儀不及物故也祭統言苟可薦者莫不咸在郊特牲言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則薦非無多品也為其誠苟不至而美多品則以美沒禮

故也

餘論孔氏頴達曰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則祭祀内盡已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奥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父音甫綦左傳作忌燔音

燌又芳云反與依鄭作爨七亂反盛音成瓶步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閒為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與當為爨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失之矣　孔氏穎達曰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

子閔嫡而小僖庶而大莊公死而立閔為君僖時為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僖死子文公立時弗綦為宗伯典禮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為逆亂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為不知禮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又為不知禮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故鄭注謂奧當為爨也祝融

并奥及爨三者不同祝融乃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奥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奥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

案疏所辨三者甚明或以先炊為古之燧皇如神農之為先嗇則更尊於祝融矣何得畀之或謂婦人主中饋故婦之老者主竈之祭則古未有使婦人主祭者亦非

周氏諝曰先炊之有祭猶牧之有先牧嗇之有先嗇也

存疑　方氏慤曰祀竈於奥配以先炊故謂之老婦之

祭　胡氏銓曰祭竈先薦於奥有主有尸周時特牲迎尸如宗廟之儀但無燔柴耳鄭以為爨誤矣

案家語奥字作竈字方氏胡氏奥讀如字而謂祭竈於奥則一字當讀竈又讀奥恐無是理又考祀竈禮無盛於盆尊於瓶之儀而儀禮饎爨饔爨之祭但用黍肉無籩豆俎則於此經正合未可據以駁鄭也至應氏謂僖公死未久既升僖公之祀於上又即其所居之奥而焚牲以祭則是於僖公之寢奥燔柴祭僖

公也尤為臆造無據蓋此章承禮之稱不可過不可不及而過之失尤甚於不及君子所云皆當禮而止不求過也若文仲以新鬼大而躋之祭廟爨而燔柴皆求媚而失禮甚矣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貢生臣王鍔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五

禮器第十之二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當丁浪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禮猶體謂若人身體致之言至也

一謂誠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因上禮之有稱故此以下廣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也人之身體髮膚骨肉筋脉備足乃謂成人若不備便不為成人也禮有大者謂有大及多為貴也有小者謂有小及少為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為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為貴也大小顯微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不當也行禮皆須至誠猶入室須由戶室猶禮戶猶誠也

馬氏晞孟曰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别

陳氏澔曰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體之全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者益之揜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

存疑　鄭氏康成曰經禮謂周禮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禮篇多亡本數未聞

辨正　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

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正義鄭氏康成曰竭情盡慎謂以少小下素為貴也美而文謂以多大高文為貴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若順也

辨正陳氏澔曰若語辭

案有美而文則所易於不足者誠耳上句兼言敬此句專言誠重禮本也蓋非慎其獨何以能樂其發非有忠信禮之本何以能行義理禮之文哉故此篇似廣言義理禮之文而意實注重忠信禮之本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撕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殺去聲撕所監反又所覽反芟也放方往反下有放必放同不致本或作不至摭之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直而行若始死哭踊無節也孔疏直順己之天性而行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皆是方氏慤曰曲而殺若父在為母期也方氏曰若君燕以卿為賓亦是不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孔疏經常也天子至士庶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貴賤同一方氏曰男昏女嫁亦是討猶去也順而討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為節孔疏順序而稍去之撕之言芟也謂芟殺有所與也撕而播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孔疏謂君祭而臣助祭下至胞翟悉有所得推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

之禮方氏曰若凡弟之子猶子亦是故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若諸侯自山龍以下孔疏放法順而不至極而摭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孔疏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

孔氏穎達曰此經廣明禮意不同播布也放法也

存異項氏安世曰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為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則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之反對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摭為對討去也摭取也順而去謂自下而上每等減去以去為順此以多為貴

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為順此以少為貴者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也者俱趨誠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孔氏穎達曰此廣明三代損益不同　方氏慤曰三代之禮所異者迹所同者道故曰民共由之迹之相變雖或有異道之相因未

始不同故其言如此

存疑鄭氏康成曰素謂殷尚白青謂夏尚黑秦趙高變亂名實以青為黑黑為黃今語猶存　王氏肅曰舜尚青　方氏慤曰青言文素言質天地之文始於春質始於秋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侑音又鄭云或作囿陸云或作宥武鄭讀無醵其庶反又其約反與音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養無方孔疏宗廟之中禮主於孝若子事父母此亦周所因於殷也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猶坐周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為醵孔疏曾子引世事証周禮旅酬旅酬相酌似之也孔疏凡斂錢飲酒必令平徧與次序旅酬相似王居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醵

孔氏穎達曰此論三代尸禮不同殷人坐尸周因坐之詔告也侑勸也其禮亦然者謂周禮坐尸及詔

侑無方之禮皆因於殷禮故云亦然其用至誠之道一也夏禮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為常坐之法周又因殷而益之更相次序以酬也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大祖后稷廟中次序以酬也大祫多主惟云六尸者毁廟無尸但有主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據特牲少牢詔侑皆祝謂人有方

自確據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謂凡祝皆得詔侑不定一人 陸氏佃曰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則旅酬葢言成康之世而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葢以時祭何必大祫

案無方言詔侑之無有定所非謂勸侑之人不定一人也 又案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禮王制言天子七廟祭法言王立七廟諸經無言九廟者葢大祖

廟一居中其昭穆功德廟二親廟四親廟遞遷惟功
德二廟不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不聞曰七廟
之外可以觀德如劉歆九廟之說也又鄭氏述逸禘
祫禮云禘祫昭穆各用一尸蓋時祫大祖不與旅酬
故惟旅酬六尸即大禘祫羣祧咸在而羣祧總統於
文武之二尸則亦惟旅酬六尸是六尸時祫大祫一
也趙匡謂大禘四親廟尸不與加所自出一尸則當
四尸牛弘謂大祫加先公二尸先王二尸則十一尸

於經皆無據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爓似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一獻祭羣小祀也孔疏大宗伯祭羣小祀則玄冕宜一獻也爓沈肉於湯也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孔疏血為遠腥次之爓稍近孰最近遠者為古近者為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故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　孔氏穎達曰此論禮以尊遠為敬近人

情為褻近人情者若一獻孰飲食也既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極血於人最遠故郊薦血以為極敬也腥生肉去人情稍近爓更漸近孰最褻近矣

通論皇氏侃曰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孰其祭天皆然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倶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其宗廟之祭皆然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凡薦爓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

也至正祭薦爓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血腥爓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　孔氏穎達曰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爓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則有全烝是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祼饗先王是大饗有腥有孰也此云三獻爓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

祀既有血有爓明有腥有孰可知也　沈氏括曰腥爓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

餘論黄氏裳曰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為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為主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焉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則以物之氣達之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副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物之形達之形氣之中先王誠意之所

膋故足以致焉然則自執至血其去人情遠矣泰壇之設羔羊之裘未孕之牲陶匏之器無文也無情也無味也用血而已豈禮之至哉以寄其敬而已故必定之以七日之戒齋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贊幣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乃可交於神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饗祫祭先王也孔疏案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以下宗廟之祭凡有六饗此云大饗饗中最大故為祫也此大饗之文在郊血之下故知非大饗帝也祭

社稷五祀者以冕服差之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社稷五祀則希冕宜
毳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宜三獻也

案周禮追饗禘也朝饗祫也禘重於祫鄭云祫大禘小非也又三獻當作祭山林川澤如貍沈之祭是也若社稷五祀與五嶽同為血祭則不止於三獻矣注謂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亦非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

已蹷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宫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蹷本又作蹶字子六反又音促頖或作泮音判鄭云或作郊宫惡音呼惡池即滹沱泰或作大相息亮反温紆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猶起也已猶甚也愨蹷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上帝周所郊祀之帝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宫告

后稷也孔疏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先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孔疏謂將欲以后稷配天先以仁恩存偶之也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為郊宮孔疏周人立大學於東郊則天子魯侯立大學於公宮東也小學在郊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藻則魯以小學為頖宮頖宮在郊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孔疏此見官職方之文案在今山西繁畤縣東由直隸入海配林林名案在今山東萊蕪縣繫繫牲於牢也孔疏充人云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戒散齋也宿致齋也孔疏祭義曰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鄭注儀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

不敢切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詔或為紹　孔氏穎達曰君子行禮非私意專輒徒起而致己情皆法天地之道陳七介以相見申賓主之情也司儀賓至大門外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揖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三辭是三辭三讓若不為此則大急蹙情無由達也　方氏慤曰賓主相接而後禮行贊相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和而無乖故曰溫之至也　黄氏震曰慤謂大質蹙謂太遽

徐氏師曾曰相見始於介至廟始於辭讓祭始於先牲始於繫是即所謂由始云者非如舊說由始於古後世守而行之也

案禮不貴近人情則行禮者可以為我情在於斯遂起而直致之乎葢禮之始本於天制於聖原與人之俗情相遠如賓主相見必有介以道之又辭讓而後進不然則過慤而野過慼而躁而情反無以致矣惡池配林河岱之從祀也擯以道儀詔以達意相以治

亂歌之終步以見方舞之始祭不直告所祭而先告其所配此慎之至溫如柔色以溫之之溫擯詔有左右之勤相步協始終之節此溫之至總未有直致其情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相步扶工也

案相謂治亂以相步謂三步見方注似未確

存異鄭氏康成曰敬非己情也所以下彼有由始有所法也

案禮出於人心自有之敬鄭謂敬非已情非是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槀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鸞力端反莞音官一音丸簟徒點反槀亦作藁古老反鞂秸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哭泣由中非由人也孔疏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其孝性之本心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孔疏朝廷是養老之地爲賢所樂故臣入門必縣興奏樂之事是反其樂朝廷之本心也二者反

本也穗去實曰秸禹貢三百里納秸服玄酒三者脩古也主謂本與古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已

孔氏穎達曰此節論禮之所設反本反其本性脩古脩習於古由其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本謂心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水也割刀今之刀鸞刀古刀也陳氏澔曰鸞鈴也刀鐶有鈴故名鸞刀割肉欲中其音節郊特牲云聲和而後斷也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莞簟今之席詩云下莞上簟乃安斯寢言其精細可以安人稾秸除穗粒取稈稾為郊席四

時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在玄酒之下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郊祭不用莞簟之可安而設稾鞂之粗席是皆脩古也　方氏慤曰逐末之流而不知其所反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亡矣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之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故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故曰脩夫少則得多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可述而多學也

案檀弓之記凶事言相者多而此云不詔何益孝子之哀痛迫切原發於至性也此一章兼内外統古今見禮有其初不可忘也

君子曰無節於内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之言至也極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作事云為非禮不可内猶心也察分辨也　方

氏慤曰節者即物自然而為之制者也用是以觀物則萬物之情可見矣茍無節於内則所存乎已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禮者體物以致節者也由禮乃能得物之情　陳氏澔曰無節於内言胸中不能通達禮之節文也觀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不能審其得失也　劉氏曰致謂極至也萬物由之各遂其性各正其命之謂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節猶驗也孔疏外欲觀察萬物必先内有識驗之明心内

無明則外不能分辨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

索天地惟有精微之德故能發揚以詡萬物外心由內心出也禮也者聖人以大中至正之心體天地盈虛消息之理而有以曲成萬物者也故察物必以禮察之乃能得不然不能察物則作事不合物理之宜而人不敬出言不合物理之宜而人不信故曰禮者物理之極致君子先慎其獨心乃有節於內而觀物察鄭賈以驗訓節未確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朝音潮放上聲亹亹亡非反徐音尾勉勉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事祭祀也孔疏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春秋傳曰啟蟄而郊孔疏建寅之月蟄蟲啟戶郊祭天也龍見而雩孔疏建巳之月龍星昏見雩祭天求雨也始殺而嘗孔疏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嘗祭宗廟閉蟄而烝孔疏建亥之月烝祭宗廟日出東方孔疏為朝謂天子春分之日朝日於東門之外月生

西方孔疏為夕謂秋分之夕夕月於西門之外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孔疏天地感祭而降雨澤天子樂之所以與天地合德亹亹勉勉也　應氏鏞曰大事不止於祀若動大衆興大役必順寒暑之時而為之節為朝夕若日出而作日夕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經而為之限為高若築臺觀為下若蓄陂池必因其有高下之勢而始用其力天時雨澤益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也君子感之仁

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勉勉而不容已焉感之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其殷薦之誠感之而思親則雨露既濡必達其怵惕之心以至經綸於雲雷之屯宴樂於雲天之需財成輔相於天地交泰之時赦過宥罪於雷雨作解之日皆所以達其亹亹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達猶皆也　孔氏穎達曰為高冬至祭皇天大帝於圜丘之上為下夏至祭崑崙之神

於方澤之中

紫物各適用之謂材孟子有達財者財與材同禮為物之致故先王制禮必因所用之物而推極其義得物理之宜而後行之故凡作大事必順天道之本然與時宜之適然如為朝夕必因日月出沒之時為高下必因山澤崇卑之勢二句舉以例其餘凡府事之脩和皆在其内鄭専以祭祀言應氏又推而廣之二者必相兼乃備也又注疏天降雨澤説是矣或云君

子由禮故其事之所達如時雨之化物之生長亹亹不已焉其説亦得備一義附存之至皇天大帝及崑崙之神本緯書之言諸儒咸非之前卷已詳　又案此一節即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之意惟察物乃能用物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

也　孔氏穎達曰先王貴尚有德之人尊崇有道之士任使有能之衆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又聚集其衆而誓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　朱氏申曰賢謂有德有道者置用也衆謂有能者誓戒也

案上節以作事明因物之道此又以用人明因物之道德如知仁聖義中和道如孝友睦婣任恤能如禮樂射御書數平時既尊禮而信任及將祭又舉此賢

者而置之助祭之列又聚衆執事而誓之人官有能此亦其一耳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假音格至也治直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高因高者以事天地下因下者以事地也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嶽

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馬氏晞孟曰升中心之誠於天　案王者以安天下為心諸侯之功即王者安民之心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鳳凰降龜龍假者功成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風雨節寒暑時者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孔疏尚書八曰庶徵庶衆也徵驗也五行之氣各有所主得失皆有其驗）南面立者視朝　熊氏安生曰自其自然而言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唯聖人為能祀天享帝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於此概見　彭氏絲曰鳳凰飛故言降

黿龍潛故言假風雨不可過故言節寒暑不可忒故

言時

存異鄭氏康成曰升中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

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　孔氏頴達曰因天事天因

地事地是圜丘方澤前不言感應者以未太平之時

未能感應此太平之後致祥瑞可知名山謂封禪也

太平乃封禪未太平時巡守而已　又曰升中唯泰

山為之餘嶽則否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

辨正陳氏澔曰舜典柴岱宗即其禮後世封禪之說皆鄭氏祖緯書惧之

案孔氏第見言封禪者動以泰山梁甫為說故謂唯泰山為之不知虞書廵守之禮自柴望而下東西南朔皆同也又洪範以水火木金土為序而配以雨暘燠寒風此乃以木金火水土配五庶徵葢五行家悖

經之說不足訓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罍音雷犧素何反今如字下同縣音元應應對之應分扶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首二句目下事也犧尊縣鼓俱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

孔疏犧尊貴於罍尊縣鼓大於應鼓而皆在西是尊西也小

鼓謂之應𪏭周禮作獻君在阼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疏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髽於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髽帶麻於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故云有左右房大明日也西酌𪏭象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東酌罍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案月出當作月生比字誤也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孔疏引此見王禮與此夫人東酌罍尊不同和之至言禮樂交乃

和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為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天垂日月示人以至極而為之教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為德大射稱建鼓（案建者以木貫鼓而樹之跗）此云縣鼓（案縣者懸於虡業）大射應鼓在大鼓之旁（案在旁以擊之便）此與大鼓別縣謂祭與射別也罍尊夫人所酌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罍

也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　方氏慤曰日月皆有明日本明月受日而明本明則大也月生於西揚雄所謂載䰟於西是也犠象謂犠尊象尊也前言尊而不言象後言象而不言尊互相備也案月生於西謂三日哉生明月正在西嗣後每日昏見漸轉而東至望乃正東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卿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戸閒賓主夾之無西房也

辨正朱子曰案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右房西房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道音導蘧

其居反知音智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由也制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也孔疏若舜元由紹堯之功得民心制禮之時還本得民心之事而制禮也作樂者縁民所樂於己之功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護伐而作護武制禮以節事動反本也孔疏動皆反本脩古而以禮接之脩樂以道志勸之善也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亂者必禮慢而樂淫也蘧伯玉衛大夫名瑗觀器而巧可知觀發而人可知禮樂亦猶是也慎所

以與人將以是觀治亂也　孔氏穎達曰前經明禮樂相交此經更論先王制禮樂以節事道志化民治下也禮據王業之初故云所自生樂據王業之末故云所自成初用此禮以得民心故用民心之義以節事宜用此樂以成王業故脩正其樂以勸道己志使行之不倦若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不爾則國亂故治亂可知也下又譬喻之觀器善則知工巧器惡則知工拙觀人發而皆中則知有知發而不中

則知無知禮樂猶是也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禮樂者與人相接之具君子治國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將以是觀也　馬氏晞孟曰禮所以約人之外故以節事樂所以和人之内故以道志然禮未嘗不在内記曰禮節民心樂未嘗不在外記曰樂和民聲合而言之則禮樂之情同也　陳氏澔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

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節事為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湮鬱也君子致慎以其所關者大也故曰蓋古有是言而記者稱之耳　方氏慤曰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事之所寓樂者志之所寓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君子之人達言達於道也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以道觀人故知其人之知

通論　張子曰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為之節文

樂統同樂吾分而已

案一代之禮樂各有所自生各有所自成其始也皆人心之自然與補救之當然然其後又不能無弊弊則亂生君子慎之酌其中以補偏救弊使有治無亂而已鄭孔於其字說甚分明

大廟之内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羮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葢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大音泰從去聲葢烏浪反洞音慟屬音竹祊百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故君牽牲大夫以幣從也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孔疏郊特牲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膟膋之後又爓祭祭腥則膟膋所用在腥爓之前故知血膋是朝事時也所制者制肝以祭於室及主孔疏郊特牲云詔祝於室是也親割謂進牲孰體時勿勿猶勉勉也肉謂之羮

孔疏爾雅釋器文道猶言也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孔疏特牲少牢皆設在奥此言在堂故知人君禮也為祊乎外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孔疏釋宮文廟門謂之祊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孔疏引周禮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孔疏引詩證繹祭在堂事尸也於彼於此不知神之所在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論侯伯子男祭宗廟之事祼鬯既訖君出廟迎牲牽牲而納於

庭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也殺牲既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祭神於室夫人薦盎齊以獻之卿大夫從君謂制祭割牲之時命婦從夫人謂薦盎酒時洞洞質慤貌屬屬專一貌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也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湇也定孰肉也謂羹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三詔不同位者蓋求而未得故於三處告之

也設祭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於堂繹祭在廟門外之西於彼乎於此乎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

方氏慤曰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然君以盎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獻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禮殺於君故也牲自外至故詔於庭血毛告幽全故詔於室室比庭為幽也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堂比室為明也未之得特疑其如此而已設祭

於堂言正祭時爲祊乎外言索祭時謂之祊者祝祭求神以此爲所在之方故也　馬氏晞孟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是故牽牲至薦酒皆夫婦身親涖之

存疑孔氏穎達曰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親割牲謂薦孰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

案孔氏因記言夫人不言君故以君不獻言之據祭統尸飲五䟽謂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畢酳

尸三獻合二灌而七子男五獻惟二灌及酳尸三獻此記兩言夫人適合侯伯一獻之數故疏爲此說此無論一獻之說於經無據即使禮應一獻亦止當君獻而夫人不獻豈有君不獻而夫人獨獻之理况記特大槪言之又何所據而斷爲侯伯且據彼疏子男并無朝踐饋食之獻烏得合侯伯子男爲說耶

存異周氏諝曰先王制禮莫詳於别嫌祭祀賔客之事而君與夫人共行事於羣執事之中可乎周官之

法后不與事則宗伯攝行此篇所謂君在阼夫人在房君制祭夫人薦盎之類豈非攝行者乎

案事神備外内之官則君與夫人致祭禮也周初去古風俗人心尚淳故祭不嫌然王后有三夫人世婦以下以備内官夫人亦有世婦以下以備内官非卿大夫為后夫人執事也至後世而諸侯相饗廢夫人之禮矣然廟祭未嘗廢夫人之禮也周官所云攝后夫人有故耳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正義方氏慤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有隆殺故數有多寡此獻所以有一三五七之異也四望山川地道故言察先公人道故言神惡其褻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一獻祭羣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五獻祭四望山川也七獻祭先公也　孔氏穎達曰羣小祀最卑其禮質略社稷五祀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為文飾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先公

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鷩冕七章享先公故鄭知獻數亦然也　陳氏祥道曰社稷之所主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辨正陳氏祥道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

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數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畢之於山川以獻數不繫於服章也賓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爓知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爓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

也

案此節總以起下大饗其所謂獻數亦泛舉之耳鄭必求其神以實之鑿矣中庸言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無緣於先公止七獻也五嶽視三公安知非九獻四瀆視諸侯安知非七獻而必曰四望山川五獻與獻數之不繫於章服陳氏之辨晰焉而社稷五祀之為五獻於禮雖無明文以大宗伯地示之祭考之則社稷五祀與五嶽同為血祭其不止於三獻可知辨

正已見前一獻孰節　又案司服職衮冕九章鷩冕七章毳冕五章以饗先王先公及四望山川差次而下皆自文而漸趨於質也社稷為土穀之神則彌近質矣故祭社稷以希冕三章陳氏謂其所主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殊未確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

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事與之與音餘腊音昔内音納見賢遍反纊音曠綿也肆注作陔古來反今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牲魚腊籩豆之薦此諸侯所獻内金内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品孔疏金三品禹貢文束帛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孔疏鄭知行享之時所執覲禮文也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又荆州貢金金炤物故云見情金

有兩義先入後設孔疏內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故鄭云兩義也丹漆絲纊竹箭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兖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孔疏荆州四句皆禹貢文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其出也謂諸侯之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孔疏大司樂之文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大饗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

之禮諸侯雖有祫祭不可致九州之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與　周氏諝曰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懽心也薦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也　方氏慤曰司服以九章之衮冕享先王則大饗為九獻矣三牲牛羊豕也魚腊蘉魚也三牲魚腊天産也天産所以作陰德故曰美味籩味為陰也籩豆之薦地産也地産所以作陽德故曰和氣籩氣為陽也　陳氏祥道曰帛陰物也君子所以

示財璧陽物也君子所以比德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此龜為前列其先知者也柔而能順溫而能和者金也此金次之所以見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饗謂盛其饌與貢祫祭先王也

孔疏以有三牲魚腊則非祭天以內金和庭實又非饗賓享實時無此庭實故也知非朝而貢者以朝而貢物不名大饗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故知是祫也 案說見前大饗腥下

案此所重在合萬國之歡故惟舉賓出言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

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賔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祀帝於郊就而祭之不敢致也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謂泣踊袒襲備服器謂小斂大斂之衣服㚅之明器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者言禮有節於内可以觀也　孔氏穎達曰此總明祭祀喪賔客之等天尊彌遠祭之宜極盡於敬宗廟主親祭之必極盡於仁愛君子欲觀其人行仁義之道必

須用禮為其本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也不言忠敬者舉仁義則忠敬可知也　方氏慤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然祭莫重於天故為敬之至無所不用其仁然孝莫大於寧神故為仁之至　馬氏晞孟曰喪主乎哀先王為之禮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斂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賓客之交必以幣表記所謂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皆禮之所宜故為義之至禮生於仁

義而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者宗廟之祭禮也仁在其中賓客之用幣亦禮也義在其中 陳氏澔曰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為敬之至仁之實事親是也事亡如事存所以為仁之至朝聘燕享幣有常用故幣帛篚筐將其厚意義之至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用幣謂來賻賵 彭氏絲曰備服與器凡祭皆然不獨喪禮

案首二句言祭禮次二句言喪禮末句言賓禮彭氏

絲以備服器總承郊廟喪則郊用陶匏器有不備不如鄭注指喪為當而鄭以用幣亦粘喪禮則又不如馬氏陳氏泛以實禮言為允也此章廣言用物之宜以盡義理禮之文之說而末一節則欲人由禮之文以深探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和戶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猶由也從也　孔氏穎達曰前

言觀仁義之道禮為其本此明學禮之人須有忠信甘為衆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蓋質素為本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其人即忠信之人也　陳氏澔曰人無忠信則每事虛偽禮不可以虛偽行

案前既廣言義理禮之文此一章復歸本忠信見必本立而文乃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饗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　孔氏穎達曰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大旅大旅是總祭五帝天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又不如郊爲祭天之備典瑞云四圭有邸祀天旅上

帝是祀天重於旅帝　徐氏師曾曰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以祈取衆之義不若南郊饗帝之專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大饗謂祫祭宗廟其禮又繁案一獻質三獻文至大饗王事極文之至然足以大饗不足以大旅至大旅具文質之中然猶不足以饗帝而饗帝則又用質也文爲貴乎質爲貴乎議禮者可輕乎引此以深明義理禮之文忠信禮之本缺一

不可而自徹而鉅必盡義理之文反本歸源尤重忠信之本也或謂鄭注樂記一獻士飲酒禮孔引大行人謂獻數依命數天子諸侯之士同一獻又昏義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又左傳鄭伯享趙孟趙孟欲一獻則一獻不專羣小祀仲尼燕居曰大饗有四其下所陳兩君相見禮則大饗不專祫祭先王書曰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論語季氏旅於泰山皆祭山川則旅非祭五帝以相難然本篇前有一獻質至

大饗其王事之文此下與饗帝相接則此獻饗斷以祭祀言不當以賓禮汨而亂之也又書論語言旅不言大此亦分大饗與饗帝為二則又安得以旅混大旅以大饗混饗帝乎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

知禮乎跛彼義反與音預朝音潮

正義鄭氏康成曰宰治邑吏也案此當是家臣之長季氏祭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室事祭時堂事儐尸　孔氏穎達曰前經既明禮之為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逮及也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人將饌至户內人於户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户也堂事正祭後儐尸之時事尸於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

階也質正也晏晚也正明始行事朝正向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許其知禮者禮從宜寧略而敬不可煩而怠也　陳氏澔曰闇昧爽以前也　方氏慤曰子路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知禮之意且能救時之弊孔子所以善之

存異方氏慤曰室事若毛血詔於室之類堂事若羹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内外異位乃以内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為力矣宜乎質

明而行晏朝而退也（案大夫正祭惟事尸於室至儐尸乃於堂故凡禮所云坐尸於堂設祭於堂羮定詔於堂皆人君正祭禮而方氏乃援以釋此堂事交乎階混甚宋元諸儒説禮多類此故存其説）

（案子路忠信人也故以此結之通篇以大備盛德起而辨之以子路知禮終見所貴乎禮者以義理禮之文足以釋去回邪而增益其忠信之美質耳非以繁文喪其忠信之質更以僭濫入於回邪也用意深遠）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五